

筆墨為橋，遇見意外的美好

——書法交流活動隨筆

僑中學院分校 郭琦旋

9月10日，本該是收一束鮮花、聽幾句祝福的教師節，我卻帶著筆墨走進了一場書法交流活動。起初只是想著「完成兩幅卷軸作品、簡單暖場」，沒成想這個特別的日子裏，筆墨間竟生出了遠超預期的感動與思考，也讓我對「教師」這兩個字，有了更鮮活的注解。

活動一開始就來了點小波折——原計畫要用的卷軸沒按時到，舉辦方遞來一疊扇面。看著素白的扇面，我心裏犯了嘀咕：平時多寫卷軸，扇面的佈局、筆觸都沒練過，這可怎麼弄？作為老師，總怕準備不充分會影響效果，正著急時，工作人員又匆匆抱來卷軸，懸著的心才算落地。趕緊鋪紙、打格子，指尖觸到熟悉的宣紙紋理，才算找回了熟悉的節奏，也暗下决心要把這次「特殊的教學展示」做好。

沒成想，活動的驚喜遠不止「卷軸到位」。舉辦方竟為我們幾個書法老師和學生設了專屬展位，桌上堆著小巧的書籤和迷你扇子，還貼心地備好印泥，說「可以寫些吉祥話，蓋了章送給有緣人」。我忽然覺得，這哪裡是簡單的贈送，分明是教師節裏一次特別的「文化授課」——沒有黑板，卻以書籤為紙；沒有課本，卻以吉祥話為內容。我拿起書籤，筆尖落下「美滿」「順遂」「平安」「長樂」這些字眼時，總想著把最真誠

的祝福藏進筆劃裏，就像平時給學生批改作業時，忍不住寫下鼓勵的話一樣。忽然覺得，比起正式的卷軸作品，這些小而輕的書籤，更像帶著溫度的文化名片。落款時，我習慣性地蓋了自己的印章——那上面是「郭」字，一方是甲骨文的古樸，一方是金文的厚重，是我特意为傳播古文字小意趣準備的，也盼著能有人從這方小印章裏，多瞭解一點漢字的故事。

活動中最熱鬧的，要數和外國友人的互動。他們路過展位時，總會被紙上的漢字吸引，有的指著「平安」問是什麼意思，有的好奇地問「需要付費嗎」。當我們笑著說「免費贈送，選你喜歡的就好」，他們眼裏的驚喜特別真切。有人提出想要「success」，我們當場寫下「成功」二字，邊寫邊解釋字形裏的「力」與「工」，就像給學生講漢字結構一樣；還有叫麥克、威斯特的友人，纏著問自己的名字怎麼用中文寫，我們琢磨著寫下「麥刺」「文思」，邊寫邊說「『文思』既有文采，又含思考，很適合你」，他們聽得認真，還拉著我們拍照留念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，筆墨好像真成了跨越語言的橋，外國友人正用好奇擁抱陌生的文化。而教師的角色也從來不止於課堂——在這個教師節，我以筆墨為講臺，把漢字的美、文化的暖，講給了來自不同國家



的「學生」，這份成就感，比收到任何教師節禮物都珍貴。

而最讓我心頭一暖的，是個意外的小瞬間。一位觀眾拿起我寫的書籤，目光落在印章上，忽然開口問：「這個字，是念『郭』嗎？」我愣了一下，隨即湧上滿心驚喜——那可是金文的「郭」，平時少有機會展示，竟有人能認出來！作為老師，最開心的莫過于自己想傳遞的文化細節被人捕捉到，我連忙點頭，正要開口講古文字的演變，卻被前來領書籤的人打斷。雖沒來得及深聊，可這份「有人懂」的共鳴，卻成了這個教師節最特別的「教學回饋」。傳統文化從不是孤芳自賞的古董，總有人在默默關注、靜靜熱愛，這份共鳴，比任何誇讚都讓我動容。

活動結束時，手酸得握不住筆，後背也僵了，但心裏卻滿是充實。學生笑著說我們

是展會的「吉祥物」，總有人來拍照；可我更願意把這份角色定義為「中華文化的小小使者」，而這份使者的身份，恰與「教師」的使命不謀而合——平日裏在課堂教學生寫好漢字、讀懂文化，節日裏在展位上用筆墨向更多人傳遞文化溫度，本質上都是在做「播種」的事。

這個教師節，沒有喧囂的慶祝，卻有筆墨間的真誠相遇；沒有刻意的教學，卻有文化裏的自然傳遞。原來，文化的傳播從不需要宏大的場面，也許只是一張小小的書籤，一方帶著古意的印章，一次真誠的問答，就能讓中國書法的美、傳統文化的溫度，悄悄住進別人心裏。原來，最好的教師節禮物，不是鮮花與祝福，而是能以自己的方式，讓更多人愛上漢字、愛上中國文化——這份收穫，足以讓這個節日銘記很久很久。

馬尼拉幼稚園的“辣味課堂”

——一張折疊畫裏的中文魔法

巴西中華書院 金慧英

馬尼拉幼稚園的“辣味課堂”——一張折疊畫裏的中文魔法

巴西中華書院 金慧英馬尼拉的午後陽光，穿過幼稚園的百葉窗，在木質課桌上投下細碎的光斑。二十多個皮膚黝黑的孩子圍坐在彩色地墊上，小手裏攥著蠟筆，眼睛卻牢牢盯著金老師手裏那張畫上了紅紅辣椒的神秘卡紙——今天的中文課，要從一種讓舌頭“跳舞”的東西開始。

“小朋友們，看這裏！”金老師舉起卡紙，慢慢地走近小朋友，“這是一種蔬菜，紅通通，像小燈籠，咬一口……”她故意停頓，皺起眉頭吸了口涼氣，誇張地用手扇著嘴。孩子們立刻被逗笑，有人舉手喊：“Sili！”“對啦，在中文裏，它叫‘辣椒’。”金老師舉起畫著一個圓滾滾的紅辣椒折疊好的卡紙，領著孩子們逐字念：“辣——椒——”，拖長的尾音裏混著孩子們清脆的模仿聲。有人把“辣”念成了“啦”，金老師不糾正，只是笑著把辣椒燙

到他鼻尖：“等會兒你就知道，它比‘啦’厲害多啦！”

念熟了詞語，金老師又舉起卡紙：“我們來做個遊戲，跟著老師說‘吃辣椒’，還要做動作哦！”她張開嘴，做出咬辣椒的樣子，嘴巴用力“嚼”，孩子們立刻跟著學，小嘴巴咬的特有勁，教室裏滿是“吃辣椒！吃辣椒！”的喊聲。就在孩子們喊得最熱鬧時，金老師突然捏住卡紙兩端，“嘩啦”一下拉開——原本藏在折疊層裏的黃色火苗圖案露了出來，邊緣還畫著細細的紅線，像真的在跳動。“哇！”驚歎聲瞬間炸開，一個個被愣住了。坐在第一排的小澤星嚇得往後縮了縮，又好奇地往前探著身子；穿藍色背心的阿文直接站起來，指著火苗激動的喊起來：“老師，fire！fire！”“沒錯！這是‘火’！”金老師快步走到白板前，貼上寫有“火”的字卡，筆劃像火苗一樣帶著弧度。“辣椒吃下去，嘴巴裏像有小火在燒，所以我們說‘辣’，也會想到‘火’。”孩

子們湊到黑板前，伸出小手指順著筆劃摸，有人還對著“火”字吹了口氣，好像怕它真的燒起來。

還沒等孩子們從“火苗驚喜”裏回過神，金老師突然捂住喉嚨，皺著眉在教室裏轉圈，最後沖到放著水杯的課桌旁邊，拿起水杯“咕咚咕咚”喝了兩大口。“舒服啦！”她抹了抹嘴，做出很舒服的動作，邊做喝水的動作，邊帶著孩子說：“喝水，喝水。”金老師把水杯放在白板前，貼上寫有“水”字的字卡“”，說：“吃了辣椒，嘴巴像著火，喝口‘水’，火就滅啦！”她讓孩子們輪流拿著水杯模仿喝水，小手裏的杯子晃悠悠的，水灑出來幾滴，灑在課桌上，也沒人在意——大家都在盯著黑板上的“水”字，好像要把這個能“滅火”的字，牢牢記在心裏。

接下來的二十分鐘，課堂變成了“辣味體驗會”。金老師拿出彩色筆，和提前折疊好的畫好辣椒但是沒有畫火苗的折

疊畫半成品，發給每個人，讓他們完成沒有完成的折疊畫，孩子們一邊念“辣椒”“火”“水”；一邊興趣盎然的畫著火苗。有人說：“我吃過辣椒。”有人說：“我不敢吃辣椒。”有人說：“爸爸最喜歡吃。”金老師就笑著說：“等你們長大，就可以挑戰真正的‘辣椒’！”

下課鈴響時，孩子們還在紙上畫辣椒、火苗，邊畫邊念中文。小澤星舉著畫跑過來，指著上面歪歪扭扭的幾個字：“老師，辣椒！火！水！”雖然“火”字的撇畫寫得像根小棍子，陳老師還是蹲下來，和她擊了個掌：“沒錯！你把今天的魔法都畫下來啦！”

走出教室時，夕陽已經把天空染成了橘紅色。金老師回頭看，只見澤星正拉著小艾莉，用剛學會的中文說：“吃辣椒！火！喝水！”兩個小小的身影，在走廊裏蹦蹦跳跳，把今天的“辣味”和中文，都變成了最鮮活的記憶。

這樣的課堂沒有課本，卻有孩子們熟悉的味道和場景；沒有枯燥的背誦，卻有能摸到、能看到、能模仿的快樂。當中文和“吃辣椒”的熱辣、“火苗”的跳動、“喝水”的清爽綁在一起，那些方塊字就不再是陌生的符號，而是變成了能嘗、能玩、能記住的童年小事。

我要飛奔到中國的懷抱中

北黎刺育仁中學 莊麗雅

我出生在菲律賓，媽媽希望我能夠懂得說中文，所以從幼稚園開始，就把我送進一所華校——北黎刺育仁中學。在這裏，每個人都對我非常好，小夥伴和我玩得可開心呢！老師們對我的照顧也非常仔細，就連那位被哥哥姐姐們說成特別特別嚴格的蔡莉莎校長，看見我總是笑咪咪的，一點都不讓人感到害怕。

在學校裏，因為有的同學中文程度不太好，老師在課堂上不敢教得很難，我也只能學到一些比較簡單的中文。媽媽希望我能夠學到更多中文，每天放學回到家後，她總會讓我多寫一些漢字。我小時候不喜歡寫漢字，覺得漢字四四方方、端端正正，不如寫英文字母來得容易、隨性。有時候，我會偷偷地生氣，故意把鉛筆尖狠狠地插進寫字本，把鉛筆尖折斷。這個時候，媽媽就會放下家務活，走到我的身邊，把鉛筆削好，放回我的手裏，然後用她的大手握著我的

小手，溫柔地領著我寫字。我只要稍微側一下臉，就能看見媽媽那高聳的鼻子，好像山峰一樣筆挺；長長的睫毛在燈光的照耀下，彷彿染上了一層金邊，好像公主一樣。我的心裏暗自想著：什麼時候我才能像媽媽一樣漂亮啊？別人一直叫我“小胖子”，太討厭了。突然，一只手緩緩地摸上了我的腦袋，可舒服了！只是過了一會兒，這只手便把我的腦袋掰向了寫字本。

除了教我寫漢字，媽媽還經常給我講中國的民間故事和傳統文化。我非常好奇媽媽怎麼懂那麼多中國的事情，但是每次問起，媽媽總是避而不談。直到有一天，媽媽問我想不想去中國，我當然高興地答應了。於是，我們買好了機票，準備前往媽媽的故鄉——福建。在飛機上，媽媽終於告訴我，她八歲就跟外公外婆來到菲律賓生活，在菲律賓讀書、長大、工作、跟爸爸結婚，然後有了我和兄弟姐妹，很少回去故鄉。在媽媽的心底，中國才是她的故鄉，是她的落葉歸

根之處。

飛機在晉江降落，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媽早已在機場的門口。在車上，我看見路邊跟菲律賓完全不一樣的景色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，路上非常乾淨，路邊燈火輝煌。到打外公外婆家的時候，我發現所有的親戚都在等著我們，尤其是我的表兄弟們，我們以前只在微信裏面見過面，這回是第一次面對面，太幸福了！在接下來的日子裏，表兄弟們帶著我到處玩。我們遊覽了不少中國特色的景點，參觀了不少先進科技的現代化博物館，也品嚐了各種各樣好吃的或者奇怪的食物。那些日子實在過得太快了，轉眼就要回菲律賓了，我抱著外婆哭著不想回來，最後被親戚們用了一大堆禮物“騙”了回來。回到菲律賓後，我經常把在中國拍的照片分享給我的朋友，告訴她們那些幸福、開心的時刻，她們非常羨慕我，都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去中國玩。

從中國回來以後，我更加努力地學習中文，希望再到中國的時候，能夠用流利的中文跟表兄弟們溝通。我覺得課堂上學的中文還不夠，於是報名參加了校內外的中文朗誦比賽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吳建全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，在他的鼓勵下，我第一次參加了校

外的朗誦比賽。吳老師還經常在放學以後，把我叫到辦公室，對我開展特別訓練，以提高我的中文朗誦水準。

去年十月，我報名參加了菲律賓錦繡莊氏宗親總會主辦的“旅生詩詞朗誦比賽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最深刻的是吳建全老師輔導我朗誦蘇軾的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。吳老師告訴我在朗誦“明月幾時有”的時候，要昂首挺胸，望著天空，想像自己正在看著天邊的那輪明月。我跟他說，我沒有喝過酒啊，怎麼朗誦“把酒問青天”呢？吳老師笑著告訴我，每個人對詩詞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，蘇軾有自己的感受，我必須也要有自己的感受，沒必要跟蘇軾的一樣，然後告訴我我可以把自己想像成嫦娥的妹妹，想要飛到月亮跟姐姐見面。我便開玩笑地對吳老師說：“那您就是吳剛老爺爺了！”最後，在吳老師的輔導下，我獲得了最高組的第一名。我那麼努力地學習中文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到中國讀大學，因為中國是一個值得大家去喜歡和崇拜的國家，那裏有很多優美的風景，有勤勞善良的人民。我喜歡中國——媽媽的故鄉，總有一天，我要飛奔到中國的懷抱中。

（指導教師：邢中蘭）

春之骸

巴西中華書院 陳思涵

我一向不喜歡春天。

在他人眼中，春是萬物復蘇，是桃李爭妍，是草長鶯飛，是生命最初的讚歌。而在我眼中，春是泥濘，是風沙，是草木瘋長的倦意，是花香過盛的煩躁。它不像冬那般乾淨俐落，雪落即寂，寒來便靜；也不像秋那樣沉穩內斂，黃葉知歸，涼風送遠。春太喧嘩，太潮濕，太有希望——而希望，曾是我畏懼的事物。

年復一年，我總在春天最盛之時，將窗緊閉。枝頭的新綠對我而言，不是欣喜，而是警醒；屋簷下燕子的呢喃，不是溫柔，而是聒噪。

我在屋內讀舊書，看冬日的殘影，不肯看外頭一點春色。我以為自己與這世界最初的蘇醒無緣，或者說，我早已將心封入嚴冬的骨盒之中，成為春日無法打動的“骸”。

可那年春天，事情變了。

那是個極其尋常的午後，天未放晴，地尚微涼。我坐在窗前喝茶，一只貓蹲在陽臺邊，懶懶地舔著爪子。我並不喜歡貓，但那天卻未趕它。它像是對我毫無戒心，在不經意間跳進了我的生活，就像春天，總在不經意間闖入。

我第一次在意起窗外的光線——它並不耀眼，卻暖得剛好，像一只手，拂過眉眼。風從樹縫中穿過，輕輕晃動我種在舊陶罐裏的薄

荷。我竟忘了那株薄荷還活著，甚至長出了新葉。那嫩綠的顏色，帶著一種從容而微妙力量，不張揚，卻無法忽視。

我輕聲歎氣，那氣息裏，不再是厭倦，而是遲疑。

春日並未因我的冷漠而止步，它照舊將光灑滿塵埃，將枝頭點綴，將世界喚醒。可我，卻第一次覺得，那些我以為的喧嘩與嬌飾，其實不過是自然溫柔的喃語，是她不願放棄我這塊僵土的耐心撫慰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貓仍常來，有時睡在窗臺，有時蹲在我膝邊。我開始每天為它倒水，甚至撒些貓糧。我也不知為何——或許是它身上的那股暖氣，也許是因為我心底的某處，開始有了裂隙。

春雨來了，潤物細無聲。我撐傘走進街巷，只為買一束無名的小花。歸來時，鞋底裹著泥，我卻未覺厭惡，反倒覺得這泥土沉沉的重量，有種踏實的安定感。我將那花插進水瓶，它並不名貴，卻盛得執著，一如我不情願卻終究敞開的心。

春天未曾改變，改變的是我。

我開始打開窗，任風自由地穿行書頁之間。茶桌旁堆滿新鮮的香草與種子，我學著播種、學著等待。我不再逃避春的繁盛，因為我終於明白，那些曾讓我疲憊的生長，其實正是世界最誠懇的贈予。

我曾是春之骸，是一個封存了希望的殼，拒絕一切萌芽與溫柔。而春，用她不動聲色的耐心，將我慢慢瓦解，讓我從冷寂中蘇醒，讓我在不知不覺中，開始渴望陽光、風與雨。

如今我依舊不擅言歡喜，但在春天來臨時，我會像那只曾闖入我生活的貓，靜靜地蜷在一束光裏，舔舐過往的寒冷，然後閉眼，安然入眠。

（指導教師：申嘉鑫）

